

一個香港的上海移民家庭歲前祭祀的考察報告

陳康言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

一、一個上海移民家庭¹

上世紀40年代起，不少大陸人隨著移民潮來到香港，成為新的勞動人口。² 在他們當中，有部份是出身於比較富裕的上海人家庭。當年的北角、紅磡、尖沙咀等地區都是他們主要的生活範圍。之後他們便植根在香港，成為了七、八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的其中一大動力。筆者的外公和外婆便是其中之一。

根據母親的憶述，外公於國共內戰時隻身一人，帶著家中僅有的金條，於1947年前往香港。那時他只有20歲左右。外公當時雖然年少，但在上海已受過一定程度的教育，亦曾經在上海聖約翰大學短暫就讀³，能說英語和日語。他在香港的第一個定居地是紅磡，並於一間洋服公司擔任店面職員。由於外公是外省人，故不時被本地人欺負。⁴ 外婆的背景則不同，她的媽媽，即我的太婆，於40年代末，跟隨在上海生活的穆姓僱主來到香港，並寄居在九龍塘。到了1950年，她先後從上海接我的太公、外婆和姨婆到香港團聚。

在50年代初期，於香港居住的上海人並不多，但外公和外婆雙方都希望可以跟本籍，甚至本鄉人士結婚。故此在友人介紹下，雙方以相親形式認識並且結婚。婚後的十多年，他們的居所經歷了多次的搬遷，先後從紅磡搬到尖沙咀；亦曾在北角、上水、佐敦居住；最後於1968年成功獲得華富邨的廉租屋並居住至今。外婆先後誕下七名子女，亦即我母親以及她四名妹妹和兩名弟弟。

外公自婚後就沒有在原先的公司工作，而到了裁剪學校當老師；之後轉到一所洋服公司當店員以維持生計。到了韓戰爆發時，外公決定開設製衣工場以應付因大量美軍來港度假而衍生的商機。製衣工場先後由北角搬到尖沙咀。但隨著外公身體日漸轉差，工場於1967年結業。及後，外

公於1968年在長沙灣再開設小型製衣廠，直到1982年退休。

外公和外婆除了從上海帶來了江南人士的傳統縫紉技術外，亦帶來了不少他們在家鄉的傳統儀式和生活習慣；當中包括了到今天仍會舉行的歲前祭祀儀式。本文將會以此儀式為中心，探討上海移民家庭的傳統祭祀方式，以及儀式如何因時間和地點的變遷而作出相應的變化。筆者主要以於2015年2月16日（農曆十二月二十八日）所舉行的儀式內容為考察對象。⁵

二、歲前祭祀儀式的介紹⁶

此歲前的祖先祭祀儀式乃是外公和外婆鄉下的傳統。根據外婆的憶述，每年農曆最後一日（農曆十二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亦即年夜飯舉行當天便會進行此儀式。由此可見，此祭祀儀式是伴隨著年夜飯而舉行的。除了已外嫁的女兒外，家中所有成員都需要參加。儀式舉行的地點就在家中。另一方面，儀式的祭祀對象包括了家族中歷代的祖先和神明，包括了土地公和灶君。

時至今天，此儀式已經歷了無數次的改變，包括儀式舉行地點已由上海的老家到了香港的華富邨。舉行日期亦不再局限在農曆年最後一天，反而會依照家人的協商而定出日期。⁷ 今年的儀式定在2月16日（農曆十二月二十八日）舉行。

1. 儀式的準備⁸

儀式的準備工作會在儀式舉行前一天開始進行。今年主要由二姨負責準備祭品。⁹ 當天她到菜市場去採購祭祀用的祭品，包括齋菜、魚、蝦、鮑魚、雞、豬、豆品、米飯、水果、糖果以及酒。根據二姨所說，祭品的種類繁多，代表了家族成員希望祖先和自己都能在新一年豐衣足食。

另一方面，除了食品之外，金銀衣紙和紙錢亦是重要的祭品，這工作則由外婆負責。在儀式舉行前約一星期起，外婆會把大量的金銀衣紙摺成元寶狀，另外亦會把紙錢整理好以備祭祀之用。

到了儀式當天，家人會把用品再點算一次。一方面會在廚房整理早已準備好的食品，另一方面在大廳進行祭祀的預備工作。此工作是把兩張摺桌拿出來，並放在大廳中間，以作祭壇，另外會把凳子排在桌子兩旁。（圖2）之後會在桌面上放上煮好的食品、水果、糖果等祭品，以及拜祖先用的酒杯、木筷子、香燭檯和香燭（圖2）。¹⁰在屋外亦會預備好燃燒金銀元寶和紙錢用的鐵桶。入夜後，大約7時左右，儀式便正式開始。

2. 儀式的過程

歲前祭祀儀式共分為兩個部份，分別是「拜祭」和「化元寶」。兩個儀式的形式和祭祀的對象會有部份重疊，而且會同時進行，合起來才是整個歲時祭祀儀式。「拜祭」會在屋內進行，而「化元寶」儀式則會在屋外進行。

a. 「拜祭」

此部份的儀式會在屋內舉行。在大廳早已放好了兩張祭祀用的桌子，並整理好桌面上的儀式用品，成為了祭壇。到了7時左右，家人便點起香燭，象徵拜祭儀式開始（圖3）。儀式的過程分開兩個部份。所有當天在家的家族成員都會參與。¹¹據外婆所說，在她小時候舉行的祭祀，要等所有家族成員都回家後才舉行儀式，而且會由輩份最高的成員開始拜祭祖先。到了今天已經有所改變。除了會由外婆先開始拜祭外，其他成員則採取先到先拜的方式，不再理會輩份的高低。

第一部份的儀式是拜祖先儀式。之前所擺設的兩張桌子分別用作祭祀父系（徐姓）祖先和母系（蔣姓）祖先。儀式參與者會從靠近門口的一張桌子先開始拜祭，因那是代表了父系的祖先。儀式過程很簡單，只須在祭祀桌子前著彎腰拜祭三下，之後再到另一張祭祀母系祖先的桌子前同樣地拜祭三下，那整個拜祭祖先的儀式便告完成。大家都不會在儀式過程中說話，只會以行

為，即「拜拜」，作為跟祖先溝通的方式。正如上段所言，家人會以先到先拜的方式進行此拜祭儀式。值得注意的是，在儀式進行中是絕對不可以觸碰拜祭的桌椅，因為那代表了祖先正在享用祭品，碰到桌椅會打擾到他們。

當家人都拜祭完畢，而香燭快要燃盡之際，便會進行第二部份——灶君的祭祀。大家會把所有食物的祭品放到廚房的灶頭前，象徵性地獻給灶君。

在祭品獻給灶君的同時，香燭亦已燃盡。這代表了「拜祭」的部份已經完全結束。即使有家人在這之後才回到家中，亦不會再進行拜祭儀式。¹²那些獻給祖先和灶君的食物祭品在加熱後，就成為了年夜飯的菜餚。據二姨說，這儀式除了表示尊重祖先外，更是代表了祖先與我們同在。在歲晚之時亦能一同享用年夜飯。

b. 「化元寶」

在屋外會同時舉行另一個不同的祭祀儀式，即「化元寶」。此儀式的祭品包括金銀元寶和紙錢。能夠直接參與此祭祀儀式的只有一個人，那就是長子嫡孫的大舅舅，並且會以上海話進行。此儀式會根據不同的祭祀對象而分為三個部份。

首先，大舅舅會把一部份的祭品燒給在陰間祖先的鄰居。在燒金銀元寶和紙錢時，大舅舅會以上海話說：「這是結緣。」¹³此行為代表我們家好客，為在陰間的好友鄰居送上紙錢。之後大舅舅會以祖先逝世的先後次序，由近及遠，把金銀元寶和紙錢燒給我們家的所有祖先。所以第一位接受祭品的會是近期逝世的外公、之後是太公和太婆，再到其他徐氏的列祖列宗。在奉上祭品時，大舅舅會用上海話說：「這是給阿爸/阿婆/阿公的。」最後會預留一部份金銀元寶和紙錢給灶君和土地，期求牠們於來年保佑家人。

當所有元寶冥鏹都燒完便代表「化元寶」儀式的完成。一般而言，此儀式會比「拜祭」儀式早完成。

三、歲前祭祀儀式的改變¹⁴

據外婆所說，她從小已在上海的故鄉進行此

歲前祭祀儀式。在過去的數十年間從未間斷過。但來到香港後，此祭祀儀式跟以往¹⁵相比，已出現了不少偏差。

最明顯的是祭祀地點由上海轉移到香港，而且在香港亦因不斷的搬遷而作出多次的改變。但自1968年起，此祭祀儀式都在現址（華富邨）舉行。祭祀時間亦有所改變。據外婆所說，以往一定嚴格規定於農曆十二月最後一天，亦即農曆十二月二十九或三十日舉行，而且一定要在丑時舉行。不過到了今天，已沒有跟隨這個規矩，反之會依據家中各人的時間，而得出一個共識。在時間上，亦不再於丑時舉行，反之會在晚上7時左右舉行。此改變的原因乃是由於家人愈來愈多，大家工作時間不一，時間上難以遷就，故只能以人數多寡來定出祭祀日期和時間。

不過，祭祀對象卻從沒有改變，依然是以祖先和神明作祭祀對象，亦即父系祖先、母系祖先、灶君、土地和祖先在陰間的鄰居。唯一不同的是祭祀的對象增加了在香港逝世的太公、太婆和外公。

參與祭祀的人有非常大的改變。據外婆說，在上海時，已外嫁的女兒和她們的丈夫、兒女是不能夠參與拜祭的儀式，只有兒子和其他未嫁的女兒才可以參與。¹⁶ 外嫁的女兒和她的家人只可以參與其後的年夜飯。據母親所言，作出此改動的人是太婆。因為太婆沒有兒子，故她把「外孫」都當成了「孫」，希望大家沒有間隔之分。另一方面，在上海，儀式須依輩份高低而進行，但在香港，已改為先到先拜的形式進行，不再區分輩份高低。不過家族成員亦可能因個人原因而沒有參與祭祀。¹⁷

祭品的改動則不大，依然以不同的食品、線香、蠟燭、金銀元寶和紙錢為主。但有一項改變了，那就是雞的做法。有別於以往必需用白切雞，但因家人的愛好，而今變成了咖哩雞。

除此之外，祭祀方式亦跟以往有所不同。現在進行「拜祭」儀式時會以「拜拜」作為敬拜祖先的方法。但據外婆說，以往一定要用跪拜的形式來祭祖，這才是尊敬的表現。此改變是為了適應香港房子面積的問題。外婆說她在上海的老

家比華富邨的單位大得多。可是在香港，由於空間不足，故只能簡化祭祀程序。

另外，在「化元寶」儀式上，大舅舅依然以上海話作主要使用語言，但亦難免用上了少許廣府話。這跟昔日完全只以上海話作言語媒介的情況有所不同。

四、反思傳統祭祀的意義和傳承

透過此儀式，我們可以了解到民間信仰在今日香港的發展。

此祭祀儀式圖回應了荷蘭漢學家高延（J.J.M. de Groot）於《中國的宗教體系》（*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中所說到的兩點，即中國的宗教是透過驅除或安慰某種力量以達到今世的安寧與來世的拯救，¹⁸ 以及中國各地的信仰雖有差異性，但整體上仍看作「一」或「多」。¹⁹ 根據筆者二姨的說法，此祭祀儀式的目的是為了與祖先一起享用年夜飯以及透過不同的祭品，祈求來年得到祖先以及神祇（灶君和土地公）的庇佑。另一方面，此儀式雖是上海家庭的傳統祭祀儀式，但把它跟香港的祭祀儀式相比，仍可以發現到不少的相同之處。比方說，祭品（包括各種食品、線香、蠟燭、金銀元寶和紙錢）的運用以及祭祀的對象（灶君、土地公）都與香港的傳統家庭祭祀儀式相近。當然，我們可以輕易地找到不少相異之處，例如語言上的運用。不過在社會性上，此祭祀儀式跟其他大中華地區的祭祀儀式是一致的，由此可以證明高延的理論是可取的。

這個祭祀儀式在我母親的家族已進行了很多年。我外婆自少便進行此儀式。若以家中最年長的外婆作指標，以她現在的年齡去推算，此儀式至少有80年以上的歷史。根據母親所說，太婆在生前亦曾經提及小時候已在進行此祭祀儀式。若然屬實，此儀式應該有一個世紀以至更長的歷史。可惜的是，經過長年的變遷後，儀式的原貌已不能復元。儀式的過程、祭品的意義等內容大都沒有留存下來。

這個家族祭祀儀式亦將會面臨更大的挑戰，那就是傳承問題。母親的兩名弟弟都沒有子女，而在筆者的同輩中亦沒有人能夠說上海話，也沒

有人了解整個儀式的流程。凡此種種，成為了此祭祀儀式，乃至很多漸漸被人們遺忘的民間信仰，所面對的困難。

祭祀作為中國傳統的文化，反映出先賢的宇宙觀，而且有著一種與前人交流的想法，有重要的文化價值。筆者以此文章作一個起點，去關注及保留傳統家庭祭祀儀式，以及對家中祖先的緬懷。同時亦提醒自己，作為家族中的晚輩，須認識繼承傳統的責任。

註釋：

- 1 此部份的內容乃根據筆者母親以口述方式所記錄，特此致謝。
- 2 上世紀的大陸移民潮對香港人口結構、都市計劃等都帶來了不少改變。參李思明、余赴禮，《香港都市問題研究》（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社，1987），頁1-15。
- 3 現已被合併入上海多所高等院校之中。
- 4 據母親所說，外公剛到香港時，於紅磡唐樓租住一房間，但租金卻比本地人多付十倍以上。
- 5 筆者以田野調查方法，透過觀察、訪問以及親身參與去蒐集一手資料。
- 6 此部份的內容乃根據筆者外婆以口述方式所記錄，特此致謝。
- 7 年夜飯日期會由母親以及姨姨、舅舅等七人共同協議。
- 8 此部份的部份內容乃根據筆者二姨以口述方式所記錄，特此致謝。
- 9 在過去的20年，均由外婆和二姨負責祭祀的準備。但隨著外婆年紀老邁，大部份工作已由二姨一人負責。在此之前即由已去世的太婆和外婆兩人負責。
- 10 據二姨說所有酒杯、木筷子和香燭本應各有數量限制和儀式意義，但現在已沒有考究。
- 11 以下儀式的詳細過程乃是筆者的親身體驗。
- 12 儀式進行當天，筆者表哥因工作關係而遲來，所以沒有參與拜祭儀式。
- 13 雖然在此儀式中用上海話作溝通語言，不過據筆者觀察，儀式過程中亦運用了不少廣府話。
- 14 此部份的內容是在儀式結束後，綜合對家人的

訪問而得出的。

- 15 這裏的「以往」乃指外婆來港之前，約1950年以前。
- 16 若然依照往時的習俗，筆者是不能夠參與此儀式的，因為筆者是徐家長女的兒子。
- 17 如今年祭祀當天，筆者五姨因工作關係沒有參與祭祀儀式，筆者兄長亦因在外國讀書而沒有出席。
- 18 J.J.M. de Groot, *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 Its Ancient Forms, Evolution, History and Present Aspect: Manners, Customs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Connected Therewith* (Taipei: Southern Materials Center, 1982), Volume 1, p. 7.
- 19 J.J.M. de Groot, *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 p.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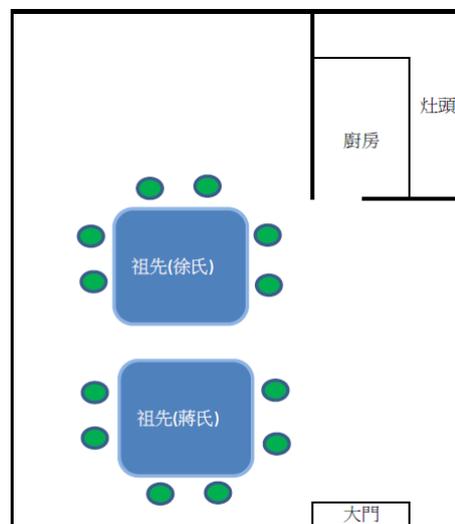


圖1：歲時祭祀儀式平面圖



圖2：祭祀儀式擺設的準備。陳康言拍攝，2015年。



圖3：家人點燃起香燭象徵儀式開始。陳康言拍攝，2015年。